

中学语文课外读物丛书

WAI GUO  
WEN XUE

外国文学作品选

ZUO PIN  
XUA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学语文课外读物丛书

**外国文学作品选**

杨永庆 李可林编注

中学语文课外读物丛书

**外国文学作品选**

杨永庆 李可林编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赤峰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字数：430千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30册

统一书号：7089·418 每册：2.60元

## 编者的话

同学们，世界文学的宝库是何等博大而瑰丽啊！这里面有许多震撼人们心灵、世代留传、永不褪色的名篇。这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为使同学们对外国文学有更多更深的了解，我们选编了这本书，算是给大家提供了一点精神食粮。

这些作品，是经过千百年筛选、千百万读者检验过的，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名家名作；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同学们在阅读作品之前，可以从每篇附着的简要介绍中对作品有大概的了解。另外，因为是名家名作，其中从写作技巧到思想内容，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于我们学习语文，练习写作，有着极大的帮助。

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实际，同我们相去甚远，但其中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他们的追求与向往，痛苦与欢乐，挣扎、反抗与斗争，都会使我们在认识生活的时候，得到思想上的启迪。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曾说过，文学作品能够“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能够“涵养人之神思”，并且能够“启人生之闷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使闻其声音，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均见《坟·摩罗诗力说》）就是说，文学作品不但能够给人精神上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培养人们健康的情趣，而且能使人们从心灵深处直接感受到生活的真理。

同学们，你要使自己成长为头脑敏锐、胸怀开阔、情操高尚、知识渊博的人吗？那么，就应该首先做一个勤奋的探求者，从前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请到世界文学的小小窗口来吧！

## 目 录

|                                  |             |     |
|----------------------------------|-------------|-----|
| 魔术·····                          | 〔日本〕芥川龙之介   | 1   |
| 马·····                           | 〔日本〕德永直     | 12  |
| 弃绝·····                          | 〔印度〕泰戈尔     | 18  |
| 航海家辛伯达的第二次航海旅行<br>·····选自《一千零一夜》 |             | 27  |
| 宴会·····                          | 〔秘鲁〕胡·拉·里贝罗 | 34  |
| 十二号风门·····                       | 〔智利〕利约      | 40  |
| 驿站长·····                         | 〔俄国〕普希金     | 48  |
| 树林和草原·····                       | 〔俄国〕屠格涅夫    | 60  |
| 苦恼<br>——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br>·····    | 〔俄国〕契诃夫     | 68  |
| 舞会以后·····                        | 〔俄国〕托尔斯泰    | 76  |
| 丹柯<br>——节自《伊则吉尔老婆子》<br>·····     | 〔苏联〕高尔基     | 88  |
| 音乐迷杨珂·····                       | 〔波兰〕显克微支    | 95  |
| 七个铜板·····                        | 〔匈牙利〕莫里兹    | 105 |
| 各各他·····                         | 〔保加利亚〕斯塔马托夫 | 112 |
| 普罗米修斯·····                       | 〔德国〕歌德      | 127 |

## 木马记

——选自《希腊的神话与传说》

|           |            |     |
|-----------|------------|-----|
| .....     | 〔德国〕斯威布    | 131 |
| 伊索寓言（十一则） | 〔古希腊〕伊索    | 141 |
| 看不见的收藏    | 〔奥地利〕茨威格   | 145 |
| 丑小鸭       | 〔丹麦〕安徒生    | 159 |
| 成长        | 〔丹麦〕雷·菲肖   | 170 |
| 哈姆莱特（节选）  | 〔英国〕莎士比亚   | 180 |
| 西风歌       | 〔英国〕雪莱     | 188 |
| 快乐王子      | 〔英国〕王尔德    | 193 |
| 一杯茶       | 〔英国〕曼斯菲尔德  | 204 |
| 舞男与舞女     | 〔英国〕毛姆     | 214 |
| 等待        | 〔英国〕斯坦·巴斯托 | 235 |
| 伪君子（节选）   | 〔法国〕莫里哀    | 243 |
| 高老头（节选）   | 〔法国〕巴尔扎克   | 250 |
| 马第奥·法尔贡内  | 〔法国〕梅里美    | 273 |
| 两个朋友      | 〔法国〕莫泊桑    | 288 |
| 皮克休的公事包   | 〔法国〕都德     | 297 |
| 海的沉默      | 〔法国〕维尔高尔   | 304 |
| 小抄写员      | 〔意大利〕亚米契斯  | 332 |
| 讽刺小品二则    | 〔加拿大〕里柯克   | 339 |
| 最后一片叶子    | 〔美国〕欧·亨利   | 348 |
| 墨西哥人      | 〔美国〕杰克·伦敦  | 356 |
| 兽国黄昏      | 〔美国〕马尔兹    | 385 |
| 魔桶        | 〔美国〕马拉默德   | 394 |

# 魔 术

〔日本〕芥川龙之介

〔作者及作品简介〕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年间著名小说家，“新思潮派”文学的代表。芥川自幼喜欢文学，博览群书，对欧美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都很有研究。1914年发表处女作《老年》。次年，又发表了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名作《罗生门》。1916年，他的短篇小说《鼻子》在《新思潮》发表，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芥川一生共写了一百四十余篇小说，还有部分小品和文学评论。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结构精巧，情节生动引人，语言典雅、幽默，尤其是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更是其作品的主要特色。芥川一生探讨人生，但得到的却是理想破灭的悲哀，终于在“恍惚不安”的痛苦中，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纪念这位优秀小说家，日本的文艺春秋社，从1953年开始设立了“芥川文学奖”。

《魔术》是一篇结构巧妙的杰作。作品取材于旧故事，却赋予以新的思想内容。它通过神秘虚幻的气氛和一段“我”在梦境中的心理活动，对崇拜金钱的资本主义社会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其腐朽、罪恶的本质。出现在银座俱乐部的一伙人，一见金钱，便“都心急火燎，拼命地争强斗胜”，“简直和疯子一般”，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为了赢得一堆“绚丽夺目”的金币，有的人竟不顾倾家荡产，把全部家业押作赌注。作者运用幽默的笔调，勾勒出了一副副贪得无厌的丑恶嘴

脸。另外，作者还通过“我”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终于使学魔术的愿望化为泡影这一情节，剖析了自己的心灵世界。整篇故事情节引人，富于情趣，从中可看到作者写作技巧一斑。

秋冬之间的一个夜晚，豪雨阵阵。一辆人力车载着我，上坡下坎地行走在大森<sup>①</sup>那一带的陡坡间。翻过好几个山坡，终于停在一所竹丛环绕的小洋房跟前。正门的门洞很狭窄，门上灰色的油漆已开始剥落。我借着车夫打起的提灯光，看到门上钉着一块陶瓷的人名牌，牌上用日本字写着：印度人马德拉穆·米斯拉。大门上就这块牌子是新的。

说起马德拉穆·米斯拉这个人，也许很多人都知道。米斯拉生在加尔各答，多年来，他一直在谋求印度的独立，是个爱国者。此外，他还在一个名叫哈桑·甘的著名婆罗门<sup>②</sup>那里学得了一手秘法，成了一个年轻的魔术大师。恰好是一个月之前的样子，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结识了米斯拉，并有所交往。我们对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倒是议论得很多，但他耍弄魔术时，我恰恰一次也不曾遇上，还没有见识过。所以，在我事先写信给他，恳请他为我表演一下魔术之后，这天晚上就催着人力车夫兼程赶往米斯拉当时的寓所，它地处寂无人声的大森区的尽头。

我淋着雨，借着车夫那昏暗的提灯光亮，按了正门上人名标牌下的门铃。于是，没一会儿，门打开了，有人伸出头来，这是一个个子矮小的日本老太婆，她是米斯拉的女仆。

“米斯拉先生在家吗？”

“请进。先生已经等您好久了。”

老女仆和蔼可亲地一边说着，一边马上领我走向门内尽头处的米斯拉的房间。

“晚上好，下雨天还光临舍下，欢迎欢迎。”

米斯拉捻了捻放在桌上的煤油灯的灯芯。一边十分精神地向

我致意。他脸色黝黑，大眼，留着一口柔软的胡子。

“哪儿的话，只要能领教您的魔术，这点雨算什么，不足挂齿。”

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屋里显得很阴沉。

这是一间朴素简单的西洋式房间。正中放着一张桌子，墙边上有一只不大不小、正合适的书架，窗前还搁着一张茶几。此外，就只有我们正坐着的椅子。而且，椅子和茶几都已很陈旧，连四周织着红色图案花的桌布，线纹丝缕都已绽露出来，使人觉得几乎马上就要碎裂开来似的。

我们互道寒暄之后，就有意无意地静听室外竹丛间的滴雨声。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老女仆，端了红茶走进来。米斯拉打开了烟盒，向我敬烟：

“怎么样，来一支？”

“谢谢。”

我并不客气，拿了一支，边划着了火柴点烟边说：

“你驱使的那个精灵，名字好象是叫晋吧，这么说，接下来我将要拜见的魔术，也是借助于这位晋的力量了？”

米斯拉自己也燃起了一支烟，微微一笑，烟从口里吐了出来，味道还颇好闻，一边说道：

“认为有晋这类精灵存在的想法，已经属于好几百年之前的思想了。可以说，那是阿拉伯的天方夜谭时期的事情了吧。而我从哈桑·甘那儿学得的魔术，如果你愿意要弄的话，你也能办到的呀。至多不过是发展了的催眠术而已。——你瞧，只不过将手这么一来，就行了。”

米斯拉举起手，向着我眼前比划起三角形似的形状，比划了两、三次之后，他把手伸到桌子上，竟然摘起一朵那织在桌布四周的红色图案花来。我吓了一跳，不由得把椅子往前挪靠上去，仔细端详那朵花。一点不错，这花就是方才看到的织在桌布上的

图案花中的一朵，米斯拉还将手中的花拿到我的鼻子前，我甚至闻到一股麝香之类的沉郁气味。我觉得太不可思议，连连发出啧啧的感叹声。米斯拉照旧微笑着，又漫不经心地把花放落到桌布上面去了。当然，花朵一落到桌布上，就和原来一模一样，成了织在桌布上的图案，别说是摘起来，就连一片花瓣也别想随便使它动弹一下。

“怎么样，很简单吧。接下来请你看这只煤油灯。”

米斯拉这样说着，将桌上的煤油灯稍稍移动了一下位置，可随着这一移动，也不知怎么回事，煤油灯简直和陀螺一样咕噜咕噜地旋转起来。煤油灯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处，以灯罩为转轴，开始猛烈地旋转。一开始，我心惊胆颤起来，万一发生火灾什么的那可非同小可，尽管我一再提心吊胆，可是米斯拉却悠悠然地喝着红茶，一点骚动的样子也没有。于是，我后来也完全胆壮了，两眼一刻不离地瞅着旋转得越来越快的煤油灯。

煤油灯的灯盖在旋转时产生一股风，而黄色的火焰却竟然纹丝不动地点燃着，这确实是一种美丽壮观的情景，不可思议的奇观。而且，随着煤油灯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到达一种简直看不出旋转的完全透明的地步。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已回复原来的样子，停息在桌子上了。灯罩没有丝毫歪斜的样子。

“觉得惊奇了吗？这种玩意儿其实只是哄哄孩子的。你如果有兴趣，再给你看点什么吧。”

米斯拉回过头去，望着墙边上的书架，一会儿，他把手伸向书架的方向，象招徕什么似地动起了手指，这一次，并列在书架上的书籍一本本地动弹起来，并不费事地、很自然地飞到桌子上来。而且它们飞的方法是将书皮向两边打开着，就象夏天傍晚飞来飞去的蝙蝠那样，轻飘飘地在空中飞扬。我口里衔着雪茄，象是掉了魂似的，惊讶地看着这副情景。一本本书籍在微暗的煤油灯光亮中无拘无束地飞翔，它们秩序井然地飞向桌子，并在桌子

上堆出金字塔的形状，而且，当这些书籍在书架上一本不留地全部飞移到桌子上后，马上又从最初飞来的那一本起，开始蠕动，并有条不紊地飞还书架原处呢。

其中最有趣的是：有一本薄薄的平装书，它也象展开了翅膀似地打开着书皮飘飘然地腾向空中，不一会儿，这本书在桌子上空划了一个弧形，书页便响起沙沙的翻动声，然后一个倒栽葱，倏地向我膝上坠落下来。怎么回事？我赶紧抓起书来一看，那是一本法国的新小说，我记得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吧，我把它借给了米斯拉。

“承蒙你把这本书借给我这么久，非常感谢。”

米斯拉依然微微笑着，亲切地向我致谢。当然，不少书其时已经从桌子上飞回书架了。我感到自己象是刚从梦里醒过来，一下子连谢意都没有表达，但当时我脑海里却是想起了米斯拉方才说过的话：“我的这种魔术，你要是愿意，你也能掌握的。”所以我就说：

“唉呀，虽然我早就风闻过你的魔术本领，但你驾驭的魔术实际上竟是如此不可思议，这是我万万料想不到的。可你刚才说，象我这样的人，也不是不可能掌握这种魔术的。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

“当然能够掌握。无论谁都能轻而易举地学会。只不过……”米斯拉欲言又止，眼光直射向我，同时用一种与平时完全不同的认真口气说：

“只不过，有欲念的人学不了。要想学得哈桑·甘的魔术，首先要做到清净无欲，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以为我是可以做到的。”

我这样回答，可我总感到有点什么不落实，立即又补上一句：

“只要你肯教给我的话。”

可是米斯拉依然显示出一种疑虑的眼神，毕竟是考虑到再三

叮嘱会有失礼貌吧，他接着就从容不迫地点点头说：

“那末，我来教给你。不过，说是不用费劲就可学会，但毕竟还得花一些时间来学，所以，今晚就请你睡在我这儿。”

“那真是太打扰你了。”

能够获准教我学会魔术，我感到很高兴，于是一而再地向米斯拉表示谢意。但是，米斯拉对这件事似乎并不介意，他很平静地离开椅子站了起来，说：

“老妈子，老妈子，今晚客人睡在这儿，你去准备一下床铺。”

我的心胸颇难平静下来，连雪茄烟的烟灰都忘了弹去，不禁目不转睛地盯着米斯拉那亲切的面容，他正面对着煤油灯，完全沐浴在灯的光亮中。

※ ※ ※

我从米斯拉那里学魔术，转眼已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也是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在银座<sup>③</sup>某俱乐部的一间屋子里，我和五、六个朋友一起，在火炉前摆开阵势，大家都兴致勃勃沉湎于轻松愉快的街谈巷议。

敢情是因为这儿是东京的市中心，雨点接连不断地打在来来往往的汽车和马车的车顶上，因而弄得湿淋淋的，所以，和那个大森的情况不一样，这里听不到窗外雨点溅落在竹丛间的凄凉声。

当然，窗内的谈笑风声、活泼欢乐的气氛，也简直不是米斯拉那个一见似乎就有什么精灵跑出来的屋子所能比拟的，这里有明亮辉煌的电灯，有大型的蒙着摩洛哥羊皮的椅子，连地板都是一种镶嵌有花纹的工艺品，滑溜溜的，光可鉴人。

我们在一片雪茄烟的烟雾中，议论了一阵狩猎的事，赛马的事。然而，其中有一位朋友，他将还没抽完的雪茄丢进火炉，回过头来对着我说：

“听说你近来学会耍魔术了，怎么样，今晚可以为我们大家当场表演一下吗？”

“当然可以。”

我把头靠在椅子背上，简直象个有名的魔术大师似的，大模大样地回答。

“那末，一切悉听尊便。请给我们来个不可思议的魔术看看，要社会上的戏法大师之类的人搞不来的。”

看来朋友们都表示赞同，一个个把椅子往前挪了挪，一边催促着似地瞅着我。于是，我慢吞吞的、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

“你们仔细看着啊，我要的这魔术，一无秘密二无机关。”

我边说着边卷起两手的衣袖，漫不经心地从火炉中捞起燃烧得炽热的炭火，放在手掌心上。围坐在我周围的朋友们，大概光是看到这一点就已经吓破胆了吧，都面面相觑，同时也都有点恐惧。他们生怕被火烫伤了可不得了，一个个都踌躇不前。

于是我愈益沉着镇定，不慌不忙地把手掌心上的炭火送到在场的全体朋友眼前。接下来，我把炭火猛地摔向镶花地板。炭火在地板上迸散开来。这一刹那间，它压倒了窗外的降雨声，只听得有另一种不平凡的“降雨声”猝然从地板上发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火红的炭火从我的手掌上离开的同时，变成无数绚丽夺目的金币，雨点似地向地板上飞洒开来。

众朋友们都象是在梦里似的，茫然若失，连喝采都忘了。

“暂且先来这么点小玩意儿吧。”

我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同时不慌不忙地坐到原来的椅子上。

“这，这都是真的金币吗？”

一位目瞪口呆的朋友，总算在事情发生之后隔了大约五分钟，才好不容易开了口问我。

“货真价实的真金币。谓予不信的话，可以亲自动手察

看。”

“难道真的不会被烫伤什么的吗？”

一位朋友诚惶诚恐地从地板上捡起金币观看着：

“一点不错，这真是响当当的金币呢，喂，茶房，请你将扫帚和畚箕拿来，把这些金币全部扫拢收集起来。”

侍者立即按照吩咐办事，把地板上的金币扫到一块儿，堆向就近的桌子上，桌子上顿时隆起一大堆金币。朋友们都围在桌子四周，同时你一言我一语地赞美起我的魔术造诣来：

“看来，总有二十万元上下哪。”

“不，似乎还要多得多。如果是玲珑纤巧的桌子，还可能被压垮了呢。”

“不管怎么说，这可是学得了一项了不起的魔术，因为炭火的余烬会立刻变成金币呀。”

“这样，用不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会成为能与岩崎<sup>④</sup>啦、三井<sup>⑤</sup>啦抗衡的百万富翁了。”

我照旧矜持地靠在椅子上，悠然地吐着雪茄烟的烟雾，说道：

“不行，我的这项魔术，一旦你产生欲念，那就再也不灵验了。所以在诸位观看过之后，即使它是金币，我也要立刻把它抛进原来的火炉中去的。”

朋友们一听我这样说，不谋而合地开始表示反对。他们说，“把这么一大笔金钱还原为炭火，不是子虚乌有了吗？这岂不太罪过了？”可是，鉴于和米斯拉有约在先，所以我坚持要将金币抛进火炉中去，并固执地和朋友们争论不休。于是，从诸朋友中间走出一位素以狡狴著称的人，他讥讽地冷笑着说：

“你是主张将金币还原为炭火，我们则表示不愿意，这样争执下去，当然就没完没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把这金币作为你的赌本，我们来和你赌一下纸牌。按照这个办法，要是你赌赢了，你把它还原成炭火也好，变成其它什么东西也好，一切悉听

尊便，你可以随意处置。然而，要是我们赌赢了的话，你得乖乖地将金币原封不动地输到我们手里。这样一来，不是大家都无可挑剔，大家都心满意足了吗？”

对这个建议，我还是不能接受，我没法贸然地对此表示赞同。可是这位朋友一面浮现出愈益露骨的嘲笑，一边以一种狡狴的眼神，对比似地打量着我和桌子上的金币，说：

“你不和我们赌纸牌，大概是由于你不愿让我们取得这些金币吧。这样的话，说什么你为了能耍魔术而已经抛去一切欲念的决心，你的这个好容易才下定的决心，不也是有点靠不住了吗？”

“不，我，我决不是因为舍不得给你们拿去而要将金币还原为炭火的。”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入局吧。”

经过这样屡次三番的争执之后，我终于慢慢地陷于一种境地：怎么说我也得按这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把桌子上的金币作为赌本，去和他们在纸牌上决一雌雄了。当然，朋友们都高兴极了，他们当即取来一付扑克牌，一边围着放在屋子角落上的纸牌桌，一边“快点快点”急催着我去，因为我还显得有点犹豫不决。

于是，我只得无可奈何地和诸朋友对局，懒懒散散地打了一会儿纸牌。但是，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平时对打纸牌并不是特别在行，打得也不好，可只有那天晚上，我是大赢特赢。而且打上手之后，又发生一件微妙的事：开始时，我对打牌兴趣索然，但慢慢地却感到有意思起来，大约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不知怎么地，我忘掉了一切，完全专心致志地热衷于打牌了。

朋友们原来的如意算盘，是打算一文不留地席卷我那些金币，所以特意安排了打牌，想从赌纸牌打开缺口。如今这么一来，他们都心急火燎，拚命地争强斗胜起来，脸色都几乎变了。然而，无论朋友们怎样拚死拚活也无法挽回败局。我不仅一次也没输过，而且最后，我赢得了和这些金币的价值相差无几的金钱。于

是，先前那个狡诈的朋友，简直和疯子一般，咄咄逼人地一边把牌伸到我面前，一边说：

“来吧，你抽一张！我将我的财产全部押上了。地产、房产、马、汽车，倾家荡产一文不留地和你赌一次。与此相应，你的赌注是，那些金币，再加上迄今你赢得的全部金钱。请，你抽吧！”

一刹那间，我的欲念抬头了。这一次不走运输了的话，那末，不仅只是桌子上那些堆积如山的金币，甚至连我好不容易才赢得的金钱，最后都不得不被对局的朋友们攫去。然而，倘若我在这次较量中获胜，对方的全部财产就一下子被我囊括来了。在这种关键时刻还不借用一下魔术本领的话，我煞费苦心学来的魔术，将在何处体现它的功效呢？这么一想，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就迫不及待地一面暗中耍了魔术，一面以一种决一死活的猛劲，说：

“行啊。你先抽，请！”

“九点。”

“老K。”

我昂起头发出洋洋得意的叫声，一面将抽得的牌送到脸色发青的对方眼前。可是，很不可思议，那张纸牌上的老K简直象附上了魂魄似的，他抬起戴着冠冕的脑袋，忽然从牌里探出身来，他拿着宝剑，彬彬有礼地浮现出一丝令人寒心的微笑，用一种我听来很耳熟的声音说：

“老妈子，老妈子，看来客人要回家了，可以不必准备床铺了。”

刚一说完，也不知怎么搞的，窗外一下子开始发出猛烈的雨声，这又是那种溅落在大森区竹丛间的凄凉的雨声。

我突然间清醒过来，环视了一下四周，只见我自己还沐浴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米斯拉脸上浮现着简直和那张纸牌上的老K一模一样的微笑，我俩正面对面地坐着呢。

挟在我手指间的雪茄烟上的烟灰，还停在那里不曾掉落下来，看到这情况，所谓学会了魔术一个月之后的事，一定只是一场两三分钟里做的梦了。但在这短短的两三分钟里，我自己也好，米斯拉也好，都一清二楚地明了，我这个人已经没有资格去学哈桑·甘的魔术秘法了。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好一会儿开不了口。

“要想学会我的魔术，首先必须抛掉欲念才行。这点修行你还没有具备。”

米斯拉现出很遗憾的眼光，平心静气地这么教训了我一顿。他把胳膊支在桌布上，桌布四周织着红色图案花。

(吴树文 译)

①大森：地区名，在东京都大田区。

②婆罗门：是印度“种姓”中最高的一层。

③银座：街名，在东京都中央区的中心，以繁华著称。

④岩崎：指以岩崎弥太郎（1834—1885）为第一代的三菱财阀。明治六年（1873）成立三菱商会后，和三井一起成为财界的两巨头。

⑤三井：指由三井一家形成的财阀，元和年间（1616—1623）起家，明治维新后，逐渐形成综合性的康采恩。